

# 先秦情欲论

郭永玉

(武汉大学哲学系,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9)

**摘要** 情欲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重要范畴, 而先秦情欲论又是这一范畴研究的发端, 对后世影响很大。该文从情、欲、情与欲之关系、情欲态度四个方面, 探讨了先秦诸子主要是儒、道、墨、法四家的情欲理论, 并结合现代心理学和现代人的生活实际进行了初步的评论。

**关键词** 情欲, 理论, 先秦。

**分类号** B84-069

## 1 问题之提出

情欲作为一个范畴, 是指性欲或男女之爱欲。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 情欲实际是两个范畴, 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 情则是喜怒哀乐爱恶惧之情<sup>[1]</sup>。《礼记》说: “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弗学而能。”(《礼运》)将欲作为一种情, 欲是七情之一。但《荀子》说: “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正名》), 情又不包括欲。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中, 研究者们也是将情欲作为两个范畴, 情指情绪情感, 欲则接近于现代心理学中的需要和动机<sup>[2]</sup>。在现代心理学中, 需要、动机与情绪、情感是密切联系的, 情绪和情感是需要满足与否、动机达成与否所引起的体验, 需要和动机则是本源性的、动力性的, 没有需要和动机就没有情绪情感。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 情与欲也是密切联系的。其中欲也是本源性的, 道家讲人生之烦恼苦痛无不是由欲望引起的, 所以要无欲。由于中国思想传统通常将欲和情的问题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对待欲和情的问题, 是历代思想家特别关心的。他们的思想对现代人自我调节和控制以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仍有一定启发意义。这样, 情欲论就包含四方面的问题: 欲、情、欲与情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欲和情。

正如中国古代所有重大思想纷争都要追溯到先秦时代, 情欲问题在先秦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 不同学派持不同观点, 对后来历代的有关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从心理学的角度研讨先秦时代

主要思想派别有关情欲的基本观点。

## 2 食色富贵之欲

欲, 《说文解字》说: “欲, 贪欲也”, 欲是“想要”的意思<sup>[3]</sup>, 所以说“欲”属于需要和动机范畴。人想要的东西没有止境, 无论物质的欲望还是精神的欲望, 都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 因此欲望本质上是贪婪的。

在孔子的言论中, 已明确将欲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 但他对于欲的论述似乎不够集中和系统, 所以国内出版的权威教科书及其参考资料没有专门涉及孔子的情欲心理学思想<sup>[4, 5]</sup>。在《论语》中, 孔子谈论过人的几种基本欲望, 即食、色、富、贵。《乡党》篇说: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食馐而謁, 鱼馁而肉败, 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 不多食。”可见孔子对吃是相当讲究的。其中“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体现了孔子在食欲方面的超常的贵族式的要求。《卫灵公》篇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说男女之情欲。孔子还肯定人有对于富贵的追求, 《里仁》篇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富与贵虽密切关联, 但深究就会发现富与贵还是两个概念。富是指财富, 重在求利; 贵是指声望, 重在求名。除以上四种欲望, 孔子还论及人的争斗欲和占有欲。《季氏》篇说: “君子有三戒。少年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

收稿日期: 2000-10-12.

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讲的三戒涉及三种欲望:男女情欲、争强斗胜、贪婪守财。人生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欲望,好色、好斗、屯积守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表现的强度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发展的、阶段论的观点。

孟子将孔子关于欲的论述,加以继承和阐发。他明确地说:好色,富贵,均为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又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告子上》)意味着人通常选好的吃。还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将欲望与特定的感官联系起来分析,与孔子相比,显得较为深入和系统。特别是孟子将这些欲望归结为人性或人的共同性,使欲望论成为人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这是欲望论的重大发展<sup>[6]</sup>。

《老子》说各种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各种音乐令人听觉不灵,各种味道使人口伤舌木,骑马打猎使人放荡不羁,难得之货令人行为不轨。圣人只求吃饱不求声色之欲。老子虽多以否定的口气谈论欲望,但他提及的欲望,除声色口体之欲,还有玩乐猎奇之类,而“为腹不为目”似乎是认为,食欲与声色之欲相比更为基本(《十二章》)。

《庄子》将欲望与情绪联系起来看待。欲望不得满足,则忧愁恐惧,忧愁恐惧则会伤害身体。“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至乐》)从庄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论及的欲望包括衣食、声色、安逸、富贵、长寿、为善。

墨子认为人对于生的欲望,对于富贵的欲望,以及对死的回避,对贫贱的回避,是自然的、合理的欲求(《尚贤下》)。墨子关注的是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墨子深知要使天下人都满足基本的需要,是极为不易的,他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苦行为生活信条。要兴天下之大利,求天下之共乐,必先与民众共苦<sup>[1]</sup>。这意味着衣、食、息为人的基本需要,耳目口体之乐为奢侈性的欲望。

法家的代表著作是《管子》和《韩非子》。《管子》将人欲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性的,一类是社会性的,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还说:“民恶忧劳,

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这里涉及到衣食、荣耀、娱乐、富贵、安全、生育等多方面的需要<sup>[7]</sup>。韩非还论及人的欲望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说,上古之世,人们只要用树枝筑一个巢便满足了,有一点熟食可吃,不生疾病,便高兴了,而那时一个君主的所得还不及现在在一个县令多<sup>[6]</sup>。

先秦诸子对欲望本身的性质和种类的看法大同小异。第一,先秦思想家大多从人的自然本性看待欲望,认为人有共同欲望。联想两千年后竟有人否认共同人性,将阶级性看成人的惟一属性,岂不令人感慨!第二,先秦思想家把欲望分为衣食、声色、富贵等基本类别,还涉及争斗、占有、安逸、玩乐、猎奇、长寿等多种欲望。第三,在多种欲望中,衣食与其他欲望相比,是最为基本的,其他欲望是较为次要的、或衍生的、或奢侈性的,老子、墨子、韩非子认为,人只需满足最为基本的欲望。这种观点一方面揭示了各种欲望之间的关系,或者不同的欲望对人生的不同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

### 3 喜怒哀乐之情

情即情绪情感,与欲望密切联系。现代心理学认为情绪情感乃需要满足与否所产生的体验。先秦思想家对此已有朴素直观的认识。《管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禁藏》)

孔子讲“仁者爱人”,将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爱看成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孔子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论语》中有丰富的情绪情感方面的描述和记载。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学习、交朋友都是很快乐的事。听音乐也是特别快乐的事:“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遇到悲伤的事,孔子也不掩饰自己的悲伤。“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颜渊死,子哭之恸。”(《先进》)一个人应该有正当的好恶之情。“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但孔子认为忧愁和恐惧是两种消极情绪。“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孔子对怒的看法是,当怒则怒,但要注意“不迁怒”。孔子的生活是快乐的,“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多么令人向往!

孟子多从道德角度论述情感,他认为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等等是道德的基本。君子以自己行为不合乎道德而感到羞耻。“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离娄》)所忧者自己人格不伟大,成就不卓越。至于一朝之患,君子不以为患,也就不会动心了<sup>[1]</sup>。

荀子对情绪情感的论述较多。“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篇》)是说人有六种基本情绪。但他又说:“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说”即悦,“故”指烦闷,一共是九种。如前所述,欲不是情,喜悦、烦闷与前面所说六种情绪有所重复,所以还是六情说较为合适<sup>[7]</sup>。其中喜怒哀乐是较为单纯的、原生性的,好恶是较为复杂的、衍生性的。荀子认为,情绪不好的时候,虽然感官接触到美好的外界事物,人也不会感到愉快;情绪好的时候,虽然感官没有接触到美好的外界事物,人也会感到愉快。这与现代心理学有关心境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sup>[7]</sup>。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古文字专家整理,定书名为《郭店楚墓竹简》<sup>[8]</sup>。其中有两种道家著作,十一种儒家著作。竹简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对儒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竹简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导致对儒学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sup>[9]</sup>。竹简中《性自命出》一篇集中论述了“心”、“性”、“情”,其主题是由“情”进而探讨以“乐”化民的可能性<sup>[9]</sup>。该篇对于“情”的论述特别具有心理学的价值,如:“爱出于性,亲出于爱,忠出于亲”,“欲出于性,虑出于欲”,“恶出于性,怒出于恶”,“喜出于性,乐生于喜”<sup>[8]</sup>。与后世“性善情恶”观念(从汉儒到理学)完全相反,该篇提出了贵“情”说<sup>[9]</sup>。“道始于情,情生于性。”<sup>[8]</sup>“礼生于情”<sup>[8]</sup>，“礼因人之情而为之”<sup>[8]</sup>。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是别处很少见到的。由此可见,真情流露是原典儒学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一直到今日的“现代新儒学”,在“情”的问题上离竹简所代表的原典儒学相去甚远。<sup>[9]</sup>

老子几乎没有论及情,只说到“慈故能勇”(《老子》六十七章),是说母爱会激起保护幼子的勇敢行为。庄子论及的情绪情感主要有喜怒、悲乐、好恶六种,但均以否定的态度看待。庄子主张无情,实际是要超越感情对精神自由的束缚。他看重的是真情:“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

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

墨子兼爱天下,不惜牺牲自己,如无真情实感,必不能如此。但墨子主张只应发挥兼爱之情,其他情绪都有害于事业,应予以消除<sup>[1]</sup>。墨家用利害得失来说明情感的产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墨子·经上》)得到喜爱的东西便是利,得到憎恶的东西便是害。

韩非子讲法制显得严厉无情,但他又讲慈爱之心,推崇老子“慈故能勇”的观点。他说:“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韩非子·解老》)慈爱之心使人深思熟虑,明了事理,也使人坚定不移,勇气倍增。韩非子认为一个人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为人处事,必然会取得成功。

先秦诸子关于情绪情感的论述,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第一,认为情与欲密不可分,需要满足与否是情绪发生的重要因素。第二,人有几种基本的情绪,最常被论及的是喜怒哀乐,其次是好恶忧惧;高级复杂的情感如同情(恻隐)、兼爱(博爱)、慈爱、羞愧,大多与道德体验相联系。第三,情绪会通过表情表达出来,面部表情、声音表情都是情绪的外部表现。第四,从情绪情感与人生的关系看,人贵有真情,贵在以兼爱、慈爱、同情之心去待人待事,这就是以爱为根基的人生态度。

## 4 欲与情之关系

关于欲与情的关系,先秦诸子的论述较为零散,并非每位论及欲和情的思想家都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此问题的一些言论,集中在欲与情何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或者说究竟谁在谁的基础上产生?

一种观点认为欲是在情的基础上产生的。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就是说,天生就的性是最根本的,情是天性的实际内涵,欲又是情的表现,是情对外物的感应而产生的,情与欲都是人性的表现<sup>[2]</sup>。欲、情、性三者,既相互蕴含,又依次上升。

另一种观点认为,情是在欲的基础上产生的,欲望满足与否是产生情绪情感的根源。持这种观点的人为多数。《墨子》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经上》)。得到的东西好,能满足人的需要,就产生喜悦之情;得到的东西不好,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就产生憎恶之情。《管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禁藏》)

倘若欲豁难填,永不知足,则得到所欲之物也不足以解忧。韩非说:“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

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不除也。”（《韩非子·解老》）欲望满足与否会产生情绪体验，但何种程度为满足何种程度为不满足，则取决于人对于欲望的态度或价值观。

孟子却认为，人的声色富贵之欲即使满足了，也不足以解忧，只有孝顺父母才可以解忧。这是一种颇令现代人惊奇的极端孝道论的观点。《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万章上》）世道多艰险，人间多沧桑，声色富贵均可能招致祸害，只有回到童年，躲避于父母的怀抱，方可以解忧。极端孝道论实际是潜意识中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只要略懂精神分析理论，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 5 欲与情之对待

如何对待欲与情，是先秦思想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讨论欲和情及其关系，最终都是为了讨论如何对待欲和情。由于欲与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家们并未将二者分开来论述。因此我们这里也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即情欲态度问题）来看待。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实际是将欲望限制在一个范围内，限制时间长了，欲望就会自动不超出范围。规矩就像“超我”高高在上又内化于心。但要到七十方能达到此种合情合理的自由境界，可见需要漫长的修炼过程。圣人尚且如此，常人的修炼过程更长一些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可知孔子是注重节制而又相当宽容的。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己之所欲推之于人，便是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仁不在无欲，而在推欲。孔子对欲的基本态度是“欲而不贪”（《尧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得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人的欲望，不通过正道得到满足，君子不为。对于情绪，孔子认为也应有节制。《八佾》篇中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欣赏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为此对颜回颇为称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如果说孔子主张节欲，孟子则主张寡欲，寡欲的目的，在保全自己。寡欲，则少惹祸；多欲，则祸难

生。孟子还主张在面临选择时，应首先追求高级需要舍弃低级的需要，甚至为道德理想而牺牲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这种英雄主义的人生哲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情感，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情感，还有对父母的孝心，是道德的基本。

荀子认为，欲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故“欲不可去”；但是欲又不可能完全满足，故“又不可尽”。从欲望与社会的关系看，“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于是荀子提出节欲的主张。“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乐论》）。但荀子反对去欲、寡欲、无欲、非乐等观点，而主张导欲。“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正名》）是说那些否定欲望而治理国家的人，实际上是未能正确地引导欲望而被欲望困住了。

老子认为人应保持自然纯朴的状态，减少私心，降低欲望。“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断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因此，不应使人看见会引起欲望的东西，以保证民心不乱。“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老子不是主张压制欲望，而是要人们知足，知足就自然而然无欲。满足现状，就不感觉缺乏；欲其实是感到缺乏，不感到缺乏，就自然无欲了<sup>[1]</sup>。老子讲无欲但未讲无情，可他也未言及情；庄子不讲无欲而讲无情。庄子一方面把“精诚”作为真情的标志，另一方面又主张人不应因感情而累及精神自由。人应超越好恶喜怒哀乐，超脱俗世的烦恼和痛苦，顺应自身的自然本性，达到不为物役的自由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庄子也主张废弃外在的道德规范，“道德不废，安取仁义！”（《马蹄》）

墨子虽不否认基本欲望的满足，但由于其强烈的救世情怀，几近苦行禁欲，以牺牲自己欲望满足之快乐而求大众基本需要之保证。对于好恶之类的情绪情感，喜好不一定有益，憎恶不一定有害，关键在于是否得当。《墨子·经下》说：“无欲恶之为损益也。说在宜。”没有绝对有益的情绪，也没有绝对有害的情绪。情绪的功能不取决于情绪本身，而取决于情绪之发生与表达是否得当。

韩非反对贪欲（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

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韩非子·解老》)又说:“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所以人应知足,要善于克制欲望。大众的欲豁是填不满的,任其泛滥,会危及君主的统治,所以要以严厉的法制,去控制民众的欲望。

以上各家对欲的态度,其实都是主张节欲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先秦时代也有人主张纵欲,此人名魏牟。魏牟曾著书,但已失传。荀子批评魏牟等人“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众愚。”(《荀子·非十二子》)由此可知,那是一种主张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

先秦诸子对待情欲大都持节制态度。孔子注重节制,也注重正当的欲望满足和情感体验。荀子从“欲不可去”的现实出发,主张节欲和导欲,不失为一种明智而理性的态度。孟子怀着一种道德英雄主义理想,主张寡欲,寡欲然后能保全自己,保全自己方能有所作为。孟子主张情绪不为外物所动,也是为了成就其英雄人格。老子讲无欲,韩非要人知足,都是为统治者考虑的。韩非撰文解读老子,今人也有将老子与韩非合而论之的,可见他们有较多相似之处。庄子一方面讲精诚之真情,另一方面讲无情,是说人不应因感动而累及精神自由。他强调的是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墨子存有强烈的济世救民情怀,主张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现民众的基本欲望的满足。他有禁欲倾向,但他又认为人应有适当的情绪体验。无论是节欲、导欲还是无欲、寡欲、无情、苦行,都是讲节制,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不是严厉的禁欲主义。总体看来,孔子与荀子的观点较为合情合

理又切实可行。庄子的精神自由、墨子的救世情怀、孟子的英雄人格均非常人所能为,对现代人而言,只能提供一些精神参照系,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一些超越性的因素。老子和韩非出于政治实用目的,主张无欲或控制民众的欲望,则是一种生产力极其落后时代的保守政治思想。至于纵欲主义倒是颇适合现代消费社会人们的口味,但纵欲主义的实质是主张沉溺于感官享乐,显然不利于人性潜能的成长和丰富的人性层面的展开。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南京师范大学杨鑫辉教授的指导。

### 参 考 文 献

- 1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467, 450, 471, 468, 452
- 2 杨鑫辉.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 156, 157
- 3 张立文.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273
- 4 高觉敷. 中国心理学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29—95
- 5 燕国材. 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 第一卷.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2—43
- 6 李庆. 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6. 306, 320
- 7 高觉敷. 中国心理学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119, 87, 86
- 8 郭店楚墓竹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03—204, 179, 203, 194
- 9 姜广辉. 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263—264, 85, 4, 19, 269—270

## THEORY OF DESIRES AND EMOTIONS IN PRE-QIN PERIOD

Guo Yongy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theories about desires and emotions in pre-Qin period which is a phase of ancient Chinese psychological history. There were four aspects about the subject: desires, emotions, their relationship, the theorists' attitudes to desires and emotions of human beings. The paper involved the theorists such as Confucius, Mencius, Xun Zi, Lao Zi, Zhuang Zi, Mo Zi, Han Fei Zi, and so on. Also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theorist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psychology and the value to modern human being.

The scholars of the pre-Qin period shared nearly the same opinion of the nature and the varieties of desires. They treated desires from the point of human nature and classified it into several basic categories. Those desires for food and clothes were regarded as primary ones. 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emotions by the pre-Qin scholars, several points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emotions and desires are not separable; man has several basic emotions such as pleasure, anger, sorrow and enjoyment; emotions find outlets in expressions, facial or vocal; it was nice for people to be sincere and to treat others with universal love, pities and sympathy. No systematic theo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res and emotions can be found, but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emphasis of the predecessors' argument was "which was the basis on which the other was produced". Some scholars such as Xun Zi insisted that inherent nature was the most essential, while the majority took the opposite stand. In this argument, Mencius had a surprisingly radical viewpoint of filial piety, which is in fact a reflection of the subconscious wish of being forever in one's childhood. He thought that even though all the desires for music, color, wealth and honor were satisfied, it was still impossible to relieve one's anxiety, which, according to him, could only be relieved by filial piety to one's parents. Referring to the treatment of desires and emotions, the pre-Qin scholars mostly agreed to check the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viewpoints possessed by Confucius and Xun Zi are rational and practical, whereas the spiritual freedom by Zhuang Zi, the sentiments of a savior by Mo Zi, and the heroic personality by Mencius ar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common. Lao Zi and Han Fei Zi stood for non-desire and check of the mass' desires, which can be viewed as a conservative thought of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extremely low productivity.

**Key words** desires, emotions, theories, pre-Qin period.